



沙塞雷港口 状元从此有

■ 上海 冯渊

有人统计,安徽历代各县进士人数以歙县为最,有400多人。安庆以桐城为最,有200多人,望江为27人,邻县怀宁97人。就全省来看,还有不少县为个位数。望江总体位居中游。望江本地民谚云:沙塞雷港口,状元从此有。开科取士以来,望江没有状元,一直等到雷港淤塞为沼泽、为广袤的农田,还是没有状元。甚至,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名篇名句也微乎其微。翻阅县志记载的历代诗文,鲜有值得咀嚼的篇什。有一个地名“路灌”,倒是进入了诗人的视野。可惜文献不足征,我也只能姑妄言之。

向乡党讨教“路灌”地名的由来,大多语焉不详。六十多年前,这一带只有几十户人家,涨水期间就是湖泊。如今,路灌周围有良田几万亩,人口上万。清初诗人查慎行似曾经过此地,留下两首诗。第一首《路灌沟阻风》:行李先愁过吉阳,萑苻何物尚披猖。孤舟喜出两关阻,一雨能生三日凉。纨扇云皱山入画,芦花风起客思乡。柴桑旧事吾犹记,咫尺翻嫌路渺茫。

据查慎行《敬业堂诗集》记载,此诗写于己未年(1679年),诗人由浙江老家到湖北荆州,路灌在其行程线上。由诗歌中的柴桑(今九江)、吉阳(今东至县的村名,与路灌隔江相望)等地名,再由萑苻、芦花等景致,大抵可以推测写的是今日青草湖一带。第二首《重泊路灌沟忆十八年前曾阻风于此》,写于十八年后的丙子年(1696年):沙嘴沿回又一湾,人家初在淼茫间。帆生浦口霏微雨,岸走云根断续山。芳草迎船依旧绿,白鸥如我几曾闲。可怜路灌沟边柳,暗阅劳生六往还。这一年夏秋之际,他先从安徽到九江,后由九江返杭州,重泊青草湖畔的路灌沟。

查慎行虽然不是一流诗人,但有学者称其为“清初学宋诗人中成就最高者”,他的“月黑见渔灯,孤光一点萤。微微风簇浪,散作满河星”(《舟夜书所见》)因为收入语文教材,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,

都知道他的大名。查氏一生写了五千多首诗,有两首写到路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只是这难得进入诗句的地名,今天却因为本地方言的讹变,写成“路甘”,让人不明就里。好不容易与文化搭了一点边,又湮没在一片荒蛮之中。

查明代地图尚无此地名,清代地图始有“路灌口”,整个望江县,地图上除了县府和华阳镇,就这个地名,可见路灌口在当时是水路要冲,正因此,诗人舟行皖赣之间,曾“六次往还”此地,十八年后,他还记得当年的大风,这路灌口一定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记。直到今天,还有一条地图上根本不绘制的窄小的路灌河,由东南方的路灌集,流向西北的赛口镇,汇入幸福河,再流入皖河,奔向长江。我回家可以沿着河堤步行,也可以由路灌河划船到赛口镇,还可以经过路灌河西边的青草湖,舟行湖上,回赛口。我的外婆家就在路灌河旁边的鸟嘴村,路灌河的堤坝比外婆家的房顶还高。河里是红菱和莲花。夏秋时节,河里花开热闹。

青草湖的儿女,约有两成在外打工、就业。无论耕种故里还是负篋他乡,都在忙忙碌碌。查慎行当年被风挽留在水草湖畔的路灌口,曾感叹“芳草迎船依旧绿,白鸥如我几曾闲”,他何曾闲下来一日?有些人想做大事,过了大半辈子也不知道何为大事。——只要自己觉得有意义,就不要停下来,不管是在冰河上捕鱼,还是淤泥里插秧;不管是闹市中小本买卖,还是书斋里做大学问。状元的时代早就过去了,但状元、进士构成的文化隐喻不会消失。

沼泽里逐渐堆积沃土,十几年就能种出最好的庄稼;富足生活累积几十年,知礼好学,湖畔也能孕育出好儿女,那时,他们的生活将更饱满充实,更自在丰厚。太阳下山了,田野里升起乳白色的雾气。我沿着堤坝漫步,步履迟缓。对青草湖畔的未来,我还有很多幻想。

那街,那人,那情

■ 安徽肥西 周典瑞

有一种心结叫故乡,有一种情怀叫家国。那晚,友人送来《百年古街吴山口》一书的书稿,要我作序。沿着字里行间,踏着磨光的青石板,我走进了山口老街,也走进了山口人的情怀。山口老街坐落在庐州第一名山——紫蓬山脚下。北面的狼大山、虎大山、干字山相约而至,揖拜紫蓬山之后,挽手围成一个扇形的原野,赐予山口老街的先民。老街横卧其中,惬意地划出一道灵动而优美的弧线,宛如一条月亮船游弋在清峰翠海之中。

岁月的河流吟着如歌的行板奔腾不息,时而舒缓,时而湍急。老街颠簸沉浮,几经洄漩,几渡劫波,今天终于驶入波澜壮阔的东方大潮,迎来这古老而鼎新的高光时刻。如果说,青砖黛瓦、青石板是中国大多数古街、古村落的标配,那么,山口老街,除了这些物质形态上的古老元素之外,更多的是一个个文化符号。那一个个建筑元素记录和保存着老街的古风、古意、故人情怀,也成为今天我们品味老街、感悟老街的历史解码。

东西顾盼的栅门,向阳而开,开启晨光,开启了老街一天的繁华与喧闹;对月而合,收进月色,收进老街的宁静与安然。南北犄角的碉楼,任凭风吹雨打,历经电光火石而岿然不动,镇守着老街的平安与祥和。“净心亭”里,消散了祈福求佑的香火,消失了善男信女的背影,却让老街的先民把“心近菩提,行善积德”的执念根植于心。古戏台上,黯淡了刀光剑影,沉寂了才子佳人,却让惩恶扬善的戏文、忠孝节义的戏魂在老街心口相传,世代赓续。

山口老街枕山际水,取自然之精气而钟灵毓

秀,积人文之蕴涵而含英咀华。两百多门户,不乏商贾人家,书香门第;八百多人口,辈出仁人志士,英雄豪杰。革命战争年代,几多热血男儿,保家为国洒热血。激战台儿庄,英灵感召心灵;血染上甘岭,忠魂铸就国魂。

和平建设时期,无数壮志儿女,江南塞北献青春。中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“两弹元勋”与山口人握手的荣耀瞬间;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史册上抒写着山口人浓墨重彩的一笔;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传送出口口人铿锵的声音;共和国的神圣天空翱翔着山口人的勃发英姿。

时光如水,岁月如歌。山口老街历经百年风雨而巍然,山口街民阅尽世纪沧桑而弥坚。老街恰盛世,百年正风华。今天的山口老街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正快马加鞭,一日千里。百年老街生机盎然,华丽变奏。街容街貌赏心悦目,生意业态兴隆发达,观光旅游人流如织。老街的时空在日新月异变幻,不变的是老街几代人根植于心的故土之恋,桑梓情怀。那一条在历史里曲折延伸的老街是他们精神的家园,那一座在风雨中坚守挺立的碉楼是他们心灵的城堡。

今天,他们为了山口老街的宣传和推介,为了山口老街更加美好的未来,书写、编辑、出版《百年古街吴山口》。捧读此书,我读到了山口的昨天和今天,也读到了山口的明天,更读到了山口人的故乡心结、家国情怀。我坚信,山口人的这份情必将发于点滴,行于心田,盛于久远。合上书,我不禁想起诗人艾青的那句诗: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走出大山

■ 安徽合肥 胡玲

你是在山里的一间草房子里出生的。母亲告诉我。

我出生后父母便去了合肥工作,我则留在皖西大别山里和姥姥在一起。刚会说话时,舅舅曾将你带到我身边,母亲说,但你一到夜晚就大哭,指着灯光要姥姥,称我为阿姨,没法,只好又将你送回山里。姥姥家住在山坳里,开门就能见到一根根青幽幽的毛竹沿着山坡向上攀爬,等到它们停住了脚步,山坡上便露出姥姥开垦的一片菜地,那里种过西红柿、花生,还有红芋。记得有一年,来看望我的父亲还和姥姥、我一起在那山坡上收过红芋。姥姥和父亲在前面用锄头刨,我在后面捡,别提多开心了。回到家,姥姥打趣地说,你明天和你爸爸一起回合肥吧?我很爱父亲,但是更不愿意离开姥姥。在父亲温和的眼光下,我指着正在啄食的老母鸡说,我走了,老母鸡下的鸡蛋咋办啊?我这么说,并不是惦记着要吃鸡蛋,而是强调这只母鸡可离不开我去照料啊。姥姥家的这只老母鸡很特别,每当要下蛋时,它总是喜欢将蛋下到竹林边一所空房子里的一只大椅子上,所以我必须得留意它,等它“咯咯咯”地从那所房子里出来的时候,我便一蹦一跳地跑去收鸡蛋,否则,时间长了,鸡蛋会摔破到地上,因为空房子里还会有其它小动物进去。这只老母鸡为什么这样与众不同呢?姥姥说,有一次它正在鸡窝里下蛋,忽然黄鼠狼来了,它吓得一下飞了起来,鸡蛋也打了,而在这危急时刻,恰巧迎面来了一只鹅,它怒目圆睁,扑打着翅膀,嘎嘎一叫,将黄鼠狼吓跑了。老母鸡的命保住了,不过,从此以后,它再也不敢在鸡窝里下蛋了。这个故事有趣吧,我喜欢听姥姥讲故事,怎么舍得离开姥姥呢?

从山坳子里出去不远就能见到一条河流,史河,平缓地向着远方流去。河水清澈,姥姥、姥爷、舅舅,还有山坳里的人家都喜欢来河湾淘米洗菜,洗衣服,挑水喝。我们小孩子也喜欢去河湾玩。其实,山坳里有一口大井,井水很深,清凉凉的,但很少有人用过。传说井水里经常漂浮着动物的杂毛,又有人在深夜看见过山里的小动物们来这里洗澡、唱歌跳舞,所以人们一直很少去井边,大概是不想去打扰它们的小世界吧。

转眼间,我到了上学的年龄。父母让我先在山里学校报名,然后再转回合肥上学。可报名时山里学校不收我,也不收我的小伙伴云子,说我们实际年龄比按规定上学的年龄还差几个月。云子立刻张着大嗓门哭了起来,可以看出她是多么渴望上学;我站在一边很不自在,因为我不想上学,而姥姥却很着急,所以我的心有些乱糟糟的。回到家姥姥说看看云子,人家哭得多伤心,你怎么像个小傻子不晓得难过呢?我说我不想上学!不想离开这里!

你这孩子!姥姥心里一热,将我拉到她面前,把我的头埋在她的怀里,比划着说,又长高了,该上学了。上了学你就能认字写信。你看你的舅舅,上初中时就能给报社投稿,在报纸上还发表了文章!姥姥的话让我打了个激灵。投稿,什么投稿?尽管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投稿,但我从姥姥那骄傲的口气中可以断定,投稿一定是一件很光彩的事,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,我想我应该做个好孩子,要上学认字,将来也要投稿,让姥姥为我骄傲。在山里上了半年学后,我还是告别了姥姥、姥爷、舅舅,怀揣梦想走出了生我养我的大山。